

清詩話

王夫之等撰

I207.22

14

212

清

詩

話

下
冊

王夫之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A597010

目錄

說詩碎語	沈德潛	五二
原詩	葉燮	五六一
全唐詩話續編	孫濤	六二三
一瓢詩話	薛雪	六七五
拜經樓詩話	吳騫	七二七
唐音審體	錢木菴	七七七
遼詩話	周春	七八五
秋窗隨筆	馬位	八一九
野鴻詩的	黃子雲	八四五
履園譚詩	錢泳	八六九
說詩薈蘊	吳雷發	八九五
秋星閣詩話	李沂	九〇九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	九一九

清詩話

二

漢詩總說	費錫璜	九四二
山靜居詩話	方薰	九五三
峴傭說詩	施補華	九七一
消寒詩話	秦朝鈞	一〇〇一
續詩品	袁枚	一〇二七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謖謖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燭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一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二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數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

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

三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四 古人意中有不得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五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六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七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讀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八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九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

一〇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一一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一二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鰭鱉』、『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一三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脩、齊、治、化字，沖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一四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采芣、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一五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禔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一六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

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一七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

一八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一九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二〇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二一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二二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荀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二三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

復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二四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末章：『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瀟渺，欲卽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二五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二六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二七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二八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二九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三〇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

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三一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

三二 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三三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

三四 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駟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即謂頌之變亦可。

三五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三六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爲過？

三七 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替憂之中，令人得其惻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於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三八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

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三九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四〇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四一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己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四二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有詩說、離騷說另出，此錄其大旨

二十七則。

四三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四四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四五 樂府寧朴毋巧，寧疎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

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六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慊慊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四七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四八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愆。

四九 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怙惻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五〇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五一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

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五二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五三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磧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五四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五五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五六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倜儻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五七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冲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於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冲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五八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膽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五九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六〇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六一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六二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儔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六三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決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

六四 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六五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六六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六七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六八 梁、陳、隋間，專尚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六九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七〇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七一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

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七二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劍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爲勝、廣云。

七三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七四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七五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高，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甯高氏，別爲大家。

七六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七七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

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

七八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七九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於正，雅道未漸。

八〇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

八一 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八二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楷式。

八三 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八四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滯，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